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一　　錢唐倪濤撰

歴朝書論

宋釋適之金壺記卷上

龍書　庖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

八穗　炎帝神農因上黨羊頭山生嘉禾八穗乃作穗書用頒時令

鳥跡　黄帝史臣倉頡觀鳥跡因而象之以成文字

鸞鳳　少昊金天氏作鸞鳳之書而似古文

科斗　顓頊高陽氏狀科斗之形作科斗書亦曰篆文

虎書　周文王史氏史佚始作虎書

烏書　周武王丹烏入室遂作烏書焉

素鱗　周法魚書因素鱗之所作也

龜圖　周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

石鼓　周宣王蒐於陳倉命從臣史籀篆石鼓亦曰獵碣

老篆　周瀨鄉石室有老子篆書道德經後蔡邕以隸

字證之

蟲書　魯秋胡妻玩蠶所作

嶧山　秦李斯泰山嶧山秦望等碑皆工其跡焉

鐵石　李斯篆畫如鐵石字字若飛動

三古　蒼頡古文為上古史籀大篆為中古李斯小篆

為下古

羽化　秦始皇見王次仲八分書其文簡易召之詔不

至上大怒制檻車送於道乃羽化而去

八體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秦隸　秦程邈字元岑始皇用為獄吏得罪繫雲陽獄中十年邈改篆為隸奏之上免其罪令楷字是也

姓名　楚項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乃言曰書足記姓名而已

芝英　漢武帝作芝英書

心畫　漢揚雄字子雲謂書者心畫也

垂露　漢曹喜字仲則工篆隸工變懸針垂露之法後世不易

倒薤　漢曹喜小篆法垂支濃直若薤葉齊蕭子良以為仙人務光所作

飛白　蔡邕待詔鴻都門下見役人施堊帚成字歸而為飛白之書

書牌　魏揣凌雲臺成高二十五丈悞先釘其牌令韋

誕就上而書暨畢而下髭鬚皓白戒子孫勿習此藝

蛇書　晉唐琮夢蛇逶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懸針　王愔曰懸針小篆體也字必垂畫纖細直如懸

針

龍圖　庖犧氏獲龍圖始畫八卦之象

八象　象謂八卦以成文字

取夬　周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

書契蓋取諸夬

法奎　蒼頡法奎星屈曲相鉤類文字之畫

視龜　蒼頡視龜而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通矣

書臺　蒼頡墓時人謂之書臺

龜歷　唐堯時外國進一巨龜背闊三尺餘上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之事命為龜歷焉

堯碑　崆峒山有堯碑舜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曰堯碑舜碣歷古不昧

出洛　唐堯時洛水有神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朱字

鱗字　河圖曰黄龍從雒水詣虞舜鱗甲皆成字

龜疇　夏禹時洛龜負圖禹覩之得九疇之文

玉字　夏禹治水登衡山而祭之因夢遇元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

灑石　周時浮提國獻書生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時開四寸金壺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墨汁狀若浮漆灑木石皆成篆字或科斗文字紀造化人倫之始

周穆 有秦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哂其無力焉

蕭籀 漢蕭何善籀篆時人謂之蕭籀焉

三月 蕭何為殿成覃思三月題其額觀者如流水

書裳 蕭何用退筆書裳尤工

小學 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可用者作訓纂篇

殺青 漢劉向字子政曰殺青竹簡書之新竹有汗後皆蠹故作者於火上炙乾以書之

奇字 漢王莽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書六曰蟲書

秦篆 漢書曰蒼頡七章李斯作也爰歷七章趙高所作博學七章胡母敬所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是也

得冨 漢闕家貧傭書後有金帛洛陽咸稱善書而得冨也

廢道 漢釋氏律云佛許學書但不得為工而廢道

筆札　漢谷永字子雲與婁護俱為王侯上客長安説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唇舌護字君卿

棄觚　漢傅介子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丈夫立功名異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暨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六義　漢許慎字叔重曰六義葢叙為文之體一曰象形二曰會意三曰形聲四曰指事五曰假借六曰轉注亦曰六書

周籀　漢許慎曰周宣王太史氏史籀著大篆一十五篇

九墨　漢趙壹字元叔作草書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皂唇口皆黑

筆勢　曹喜因見李斯有筆勢乃歎惜遂作筆論狀其筆勢焉

章草　後漢杜度字伯度善草書見稱於章帝詔令草書言事魏文帝亦使劉廣通書章奏後謂之章

奏

聖字　杜伯度章草時稱聖字焉

三蒼　漢賈魴撰滂憙篇以蒼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憙為下篇謂之三蒼焉

草賢　漢崔瑗字子玉善草書晉王隱謂之草賢

連珠　崔瑗草書勢云狀若連珠

父風　崔寔字子真瑗之子其草書雅有父風晉鍾會字士季繇之少子書亦有父風

漆書　漢杜林字伯山世言小學由杜氏馬嘗於西河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玩無已

八字　漢上谷王次仲以楷法局促遂引而伸之為八字之分故號八分書

出藍　漢張芝字伯英師杜度草書其勢體青出於藍

臨池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練帛　張芝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

寸紙　張芝凡學書寸紙亦不遺棄

筆心　張芝見蔡邕筆勢論遂作筆心論

崔杜　張芝師崔子玉暨伯度草書嘗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其羅暉字叔景趙襲字元嗣

匆匆　張芝嘗謂人曰匆匆不暇草書

血脉　張伯英草書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失其連亦血脉不斷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

尺牘　漢陳遵字孟公善尺牘人皆藏秘以為榮

驚座　陳遵字孟公善楷隷每書一座皆驚時謂之陳驚座

書壁　漢師宜官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價得錢足而滅之

竊版　宜官每書輒削而焚其迹弟子梁鵠乃為版候宜官書絕以酒飲醉竊其版

獨步　漢杜度草書可謂光前絕後獨步無雙梁沈約曰羊欣尤長隷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矣

不食　漢蔡邕字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體伯喈得之不食三日唯大叫喜躍

石經　漢靈帝乃詔蔡邕及羣儒正定經文刻於石上為古篆隸三體書法使天下取則焉

鴻鵠　蔡邕小篆贊曰鴻鵠羣遊絡繹遷延

崩雲　蔡邕書勢曰輕如薄霧重似崩雲

肥瘦　漢劉德昇字君嗣胡昭鍾繇俱師其行書胡書

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其妙

大字　漢梁鵠字孟皇法師宜官書師善小字梁善大字

三品　漢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其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書入能

亞聖　文舒聲劣於兄時謂之亞聖

掘墓　魏鍾繇字元常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自搥胷三日盡青因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

與及誕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之故曰多力豐筋者勝少力無筋者病從其消息而用之無不盡妙臨死啟囊授其子會

雲布　鍾繇隷書勢曰煥若星陳鬱若雲布

隼尾　繇善分書有隼尾波勢焉

畫被　繇謂子會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而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其表如厠則終日忘歸焉

三色　繇工三色書草隷八分最優

筆骨　鍾繇同胡昭學書十六年未嘗窺戶見蔡邕筆心論遂作筆骨論

懸帳　魏武帝好師宜官書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

鵠帳　又云魏武帝好梁鵠書懸著帳中以為勝宜官

馬

草聖　魏韋誕字仲將以張伯英書謂之草聖

紈素　韋誕非淨紈潔素不妄下筆

能書　韋誕太和中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

規矩　魏邯鄲淳字子淑善書梁袁昂書評云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綴事　魏徐幹字偉長曰書以綴事數以理煩

蠅集　魏王思性褊急常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者三思自起拔劒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踏壞之

真草　魏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草書文姬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故曰真草也

善書 魏甄后九歲善書數用諸兄弟筆硯謂汝習女工而學書當作女博士耶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代成敗以為己戒不知書何以見之

文質 吳皇象字休明其草書文而不華質而不俗其書春秋筆跡尤妙

書聖 皇象能書時人謂之書聖唐高宗書示許圉師圉師奏曰今覩聖蹟兼絶二王鳳翥鸞回實古今書聖

筆妙　吳沈友少好學時人以友有三妙一舌妙二刀妙三筆妙

飛仙　吳張宏字敬禮不仕常戴烏巾時號張烏巾善飛白書有飛仙舞鶴之態歐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可冠於世

筋骨　晉衛瓘字伯玉索靖字幼安俱學張芝書為尚書郎號一臺二妙謂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骨瓘之子恒得伯英之肉

四世　晉衛瓘子恒字巨山弟宣宣弟庭庭子仲寶俱有書名四世家風不墜也

篆捷　巨山論四體書曰隷者篆之捷也

綴墨　巨山古文賛曰覿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

籀孫　巨山古文賛曰籀篆葢其子孫草隷乃其曾元

如絃　巨山古文賛曰其曲如弓其直如絃

銀鈎　晉索靖字幼安草書勢曰宛若銀鈎飄若驚鸞

縑牘　晉張彭祖善隷書右軍每見其縑牘輒存而玩

之

狸帖　晉荀輿字長胥隸書狸骨散方帖一紙羲之見而嘆曰天縱其能非學可及世謂之狸骨帖

絶世　晉王隱云索靖草書絶世學者如雲

壺冰　晉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師鍾繇書如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

咄咄　衛夫人答人書曰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

巧法　晉王隱王愔皆曰飛白者巧法也

兩本　晉楊羲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兩幅一黄牋一碧牋

弄翰　晉左思字太沖詩曰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

編蒲　晉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為人牧羊時有暇即編蒲學書

錦繡　晉成公綏字子安隸書勢曰爛若天文之布耀蔚若錦繡之有章

如流　晉陶侃遠近書皆手自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

生金　王隱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國項縣石碑中生金盜鑿取賣已而復生此江東之瑞異苑曰庾太尉墓在新亭有數石碑金亦時而生

倚柱　晉諸葛誕常倚柱書雷震破其柱誕書自若夏侯元倚柱書霹靂破柱而不驚

野雉　晉庾翼字稚恭善草隸書子弟皆效之後羲之書內外宗重翼甚不平在荆州寄書於家曰兒輩憎

家雞好野雉也

書畫 晉王廙字世將常謂猶子羲之曰吾無殊功異業與後人師法惟書畫可耳後王右軍學其書晉明帝學其畫

玉素 晉齊獻王司馬攸字大猷書如玉素蘭芳奇而且古

亞張 晉張華字茂先嘗謂魏武書可亞張昶而已

金錯 晉王愔曰金錯書八體書法不圖其形以銘金

石故謂之金錯書

筆法　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

白雲　晉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焉

世重　晉桓元字敬道嘗曰非二王法不爲世重

假此　庾翼善書兄亮字元規就右軍求書羲之答曰稚恭在彼豈復假此

蕺山　晉王羲之字逸少居蕺山見一姥持六角扇賣

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媪初有愠色因謂媪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字百錢媪如其言人競買之其書為世所重焉

換鵞 山陰有道士養鵞羲之往觀意悦固求市之道士曰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鵞而歸

書柱 逸少書柱作龍爪形時觀者號龍爪書

雁行 逸少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於世比張芝

猶當雁行也

家字　逸少嘗書家字若金帖墨中炳然可愛

枕中　逸少曠之子早於其父枕中竊讀筆說父恐其幼
不與乃拜泣而請之

意趣　逸少曰吾書當求其意趣無圖其形容

書名　逸少幼學衛夫人書自謂大能渡江北遊名山
見李衛曹喜書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入洛見蔡邕石
經張昶華岳碑始知衛書徒費年月遂習衆體於是

特妙衛夫人見羲之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已見書訣妄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態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矣

筆陣　逸少見諸家筆論遂作筆陣圖及筆勢論

善鑒　逸少曰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

一行　逸少曰或書而作一字横竪得勢可滿一行

字字　逸少曰為書字則數體皆成作一紙則字字意别

筆前　逸少曰凡書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方為佳矣

春筍　逸少曰樹筆如春筍生於寒谷

祖宗　逸少示子敬曰吾書樂毅論乃書之祖宗耳

十遲　逸少曰凡書須十遲五疾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耳

神彩　逸少曰學書之難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可及於古人

墨猪　逸少曰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

圓潤　右軍天台紫真記曰體圓則潤勢疾則澁

植槊　筆意曰謂右軍先臨告誓次冩黄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植槊勒若横丁

金壺記筆卷中

六帖　蔡希綜法書論曰右軍蘭亭黄庭經太師箴樂毅論大雅吟東方先生畫像賛陶隱居云右軍六帖者筆力豐華曲極其妙不可復得也右軍亦自訝或他日更書無復似者乃咨嗟而言曰此神助筆也何

善力能致此乎

大名　逸少第七子獻之字子敬五六歲學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脫父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唐韋陟見懷素曰此沙門當振宇宙大名

小聖　逸少書樂毅論與子敬學自後善小真書後謂之小聖

烏犉　桓温嘗使子敬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犉牛甚妙

方丈　王獻之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

清譽　逸少與郗愔家論婚書曰獻之字子敬少有清譽善隷書咄咄逼人

三世　王導王珉三世善書時人方之杜衛二氏

龍蠖　李琰行書賛曰虎踞鳳跱龍伸蠖屈

騎騾　子敬見弟李琰書乃戲之曰汝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

二妙　季琰謂胡昭鍾繇行書為二妙

小令　或謂小王為小令非也子敬為中書令卒其弟珉代之時人謂子敬謂大令季琰為小令

素拙　宋高祖姓劉名裕素拙於書劉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復留意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入室　宋羊欣字敬元師法大令時亦衆矣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公一人矣

得羊　羊欣師子敬書時人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四聖　羊欣常謂張芝鍾繇皇象索靖書之四聖

面受　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筆法固當在欣後

天然　宋文帝姓劉名義隆善草隸行書時議以天然勝羊欣其工夫少於欣

鯀表　宋虞鯀上明皇帝表論古今妙跡正行草楷紙色褾軸真偽卷數無不備焉表本行於世

王法　宋虞鯀云靈運子敬之甥故能書特多王法王

僧虔云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靈運竊寫易其真本相與不疑元嘉中常索始進焉

二寶　謝靈運詩書並皆獨絶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為二寶

第一　齊高祖姓蕭諱道成字紹伯謂王僧虔曰我書何如卿對曰臣真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真書第二草書第三是陛下無第一臣無第三又與僧虔賭書問誰為第一奏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

書掌　齊高祖昔為方伯其家甚貧諸子學書常少紙筆武陵王曄甞以手書掌畫空而已

搏狸　唐張懷瓘云高祖與王僧虔賭書猶雞之搏狸不自量力也

掘筆　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跡甞用掘筆以此見容

書賦　王僧虔著書賦儉為注序甚工

書術　宋虞龢曰僧虔尤得書術

輕微　僧虔曰飛白乃八分之輕微也

書扇　僧虔書素扇宋文帝賞之謂跡踰子敬

比鳳　僧虔子慈字伯寶少與從弟儉學書謝鳳子超宗嘗謁僧虔仍往東齋看慈慈正書未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比大人猶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出

鳳尾　齊江夏王蕭鋒字宣穎年五歲性方整好學書高祖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

曰麒麟賞鳳尾

書麈　蕭鋒因無紙繼日畫窗麈以學其書

井欄　蕭鋒嘗倚井欄學書滿則洗之

畫地　齊徐伯珍字文楚少孤貧書竹葉及以釘畫地學書又孫敬凡畫地書真草皆如意焉

蠅頭　齊蕭鈞字宣禮嘗蠅頭細書五經一部置於巾箱中皇宋徐鉉在邠州日以時俗偽謬乃親以隸字寫說文字體纖細正如蠅頭過數萬言

餘霞　齊謝朓字元暉若薄暮川上餘霞照人

骨力　齊張融字思光善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之法對曰亦恨二王無臣法也

名跡　梁蕭子雲字景喬為東陽太守時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為守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遣人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跡子雲乃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焉

蟬翼　蕭子雲飛白書輕濃得中蟬翼掩素崩雲游霧可得而語哉

春花　子雲書如上林春花無處不發唐呂總評宋儋書如春花發豔夏柳低枝

牝雞　梁武帝姓蕭諱衍字叔達嘗權衡蕭書比二王則若牝雞仰於威鳳子貢賢於仲尼者哉

雲鵠　梁武帝評元常書如雲鵠遊天羣鳬戲海

欲仙　梁武帝評伯英書如漢武好道憑虛欲仙

芙蓉　梁武評李鎮東書如芙蓉出水文彩鮮明

快馬　梁武評桓元書若快馬入陣隨人屈曲

勁駿　梁武常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功

踰杜恕美過崔晏當與元常爭驅並先其賞如此

蕭評　武帝子綸撰書評兄綱弟繹俱有書名於世

金書　武帝子統字德施撰張陵𧢼碑曰玉龜二始金

書八會

過父　梁蕭特闕　子善草隸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

書不及逸少蕭特之跡遂過其父

銀書　梁陸倕字公垂撰新刻漏銘序曰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

畫灰　梁陶弘景字通明年四五歲時以荻為筆在灰中學書

八會　弘景真誥曰神仙有三元八會之書

瓠史　梁蕭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賫一瓢中有漢書叙傳僧云三輔舊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

求得之其書跡有異於今非隸非篆

墨彩　梁劉勰字賛曰子元墨彩騰奮

宅宇　梁劉勰曰字乃言語之體貌文章之宅宇

八字　梁臨川王宏子正表嘗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以玩之

飛泉　梁阮研字文機師逸少行草書尤甚精熟若飛泉交流奔競不息

遲速　阮文機書速陸東之書遲亦猶枚皋馬卿制作

各盡一時之妙

四英　梁袁昻云伯英務竒元常特絶逸少昻能子敬冠世謂之四英焉

羊真　袁昻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羊欣孔琳蕭思話范曄也

筆精　梁江淹宇文通曰墨妙筆精

繭蛾　梁庾肩吾曰伯英元常逸少分行紙上類出繭之蛾結畫篇中狀聞琴之鶴

煙膠　肩吾曰煙膠落紙神彩欲飛

三子　肩吾曰伯英工夫第一天然次之元常天然第一工夫次之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若孔門用書三子入室矣

似玉　肩吾曰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賈貴乎玉小商重乎金似玉之書其為最矣

羽毛　陳蕭引善隸書陳主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路翩翩似鳥欲飛也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

毛耳

發冢　陳永定二年羣冠發丹陽郡曇冢獲王羲之弁羣賢墨跡事發悉入書府矣

面目　陳顏之推曰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

無分　顏之推曰吾幼承門業加以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工夫益智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

異事　顏之推曰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內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跡得名亦為異事也

書工　顔之推曰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引遇猶為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豈可不至今日耶

淵源　顔之推曰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逸少之體故是書之淵源矣

鐵限　隋僧智永人競求書及畫滿其門限因踐履穿穴乃以鐵葉裹之世謂之鐵門限

筆甕　智永學書退筆頭盈於數甕

下樓　智永上樓學書書成下樓

筆冢　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使埋之自為銘誌目為退筆冢唐僧懷素學書棄筆堆積山下號曰筆冢山

僧傑　隋僧敬脫能用大筆書方丈字人有求者唯止一字遒勁而不加脩飾時謂之僧傑焉

書空　隋劉仁軌工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

轉足書空畫地

蟲篆　隋江摠借劉太常説文詩曰碩學該蟲篆奇文

秀鳥跡

龍魚　隋岑文本飛白書詩曰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

魚

銘石　隋僧智果工書銘石煬帝甚器之

肉骨　智果嘗謂智永師曰師得右軍肉果得右軍骨

屏風　唐太宗姓李諱世民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

臣筆力遒健為一時之冠絶

縄文　太宗制曰縄文鳥跡不足可觀

小道　唐太宗曰學書小道本非時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

金帛　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天下爭賷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褚遂良備論所出之文一無舛誤

陪葬　太宗曰蘭亭叙羲之用蠶繭紙鼠鬚筆乘醉興

而書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太宗後於玉華宮語高宗曰若得蘭亭叙陪葬終無恨矣高宗涕泣而從之

論書　太宗嘗謂魏徴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徴曰褚遂良下筆遒媚勁健甚得王逸少之體焉

登床　太宗工王羲之書嘗宴三品以上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唯常侍劉洎登御座引手得之帝曰嘗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形勢　太宗曰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骨力而形勢自生

新奇　太宗工飛白書別立其意精妙絶倫每有新奇羣臣無不下拜啓請焉

四字　太宗為飛白書鸞鳳螭龍四字筆勢驚絶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朔旦舊俗必用衣及物相賀朕今賀卿飛白書

紅葉　唐鄭虔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

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

張顛　張旭嘗謂崔邈顏真卿曰吾始覩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劒得其神飲醉輒書揮筆大叫以頭搵水墨中天下呼為張顛

變化　張旭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

報章　張旭草書為世所重有人家貧因卜旭為隣日數四致簡於旭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後獲富足焉

古肥　張旭曰獻之書謂之古肥張旭書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相反

畫龍　張旭曰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學元常者畫龍余雖不習久得斯道矣

畫沙　張旭謂顏真卿曰余得筆法於老舅陸彥遠遠曰褚河南用筆當如印印泥旭後經沙地間以利鋒畫沙有勁險之狀方悟其筆真草悉如之子宜書紳真卿再拜而受之

傳旭　旭曰筆法自羲之傳永師永師傳彥遠彥遠傳旭旭曰其中更有妙道不可傳但得其妙方自悟耳

一壁　吳道子張旭裴旻相遇於洛下各陳其能裴公劒舞一曲張旭草一辟吳道子畫一辟都人於一日間獲覩三絕

題泖　唐徐安貞久居中書省恐其罪累乃逃隱於衡岳山寺為掇蔬行者而病啞不言數年後因脩建佛

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已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梁而過掌事以杖連擊其背徐乃畫地曰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願試之及題數行羣僧皆説因遣畫書之時李邕過寺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

題額　鍾紹京在天后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諸宫殿門額皆紹京所題

蒸青　唐李嶠字巨山題西洛三會寺詩曰竹是蒸青外池仍點墨餘寺僧云寺堂本昔蒼頡造書堂

畫腹　唐王承烈嘗自比虞世南亦不臨書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卧被中嘗以手畫其腹與予同志也

龍光　唐歐陽詢通書隨運變化爲龍爲光

芳煙　徐摛詩曰纎毫奉積潤弱質散芳煙

蕭齋　梁武造寺令蕭子雲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尚存焉

唐李約竭産自江南買歸東都匣於小亭日資愛玩號曰蕭齋

相類　唐高正臣書跡與懷瓘父相類凡互換其跡各自不能辨宋令文曰力則張勝態則高強

鼠壞　陸柬之與高正臣書告身高嘗嫌之不將入箱帙中後為鼠壞之因示懷瓘笑曰此鼠猶解正臣意耳

十書　張懷瓘論十體書曰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書隷書真書行書飛白書草書

神品　張懷瓘曰神品神品則李斯杜度崔瑗皇象衛瓘索

靖各得其一史籀蔡邕鍾繇得其二張芝得其三逸少父子各得其五五者草隸行書八分飛白是也

神章　懷瓘古文賛曰神章靈篇自兹而起

一人　懷瓘謂鍾繇書曰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美人　褚遂良書如美人嬋娟不勝羅綺

片素　褚遂良曰鍾張之迹不盈片素

春林　褚遂良書如春林之絢彩賀知章字維摩書亦如春林之美

把筆　隋猛將來護兒子恒與濟皆負書學仕唐名邁
故陸元方曰來護兒兒把筆而虞世南男帶刀物極
則反一至於此也

寶章　王方慶上天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
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
褒并九代三從伯祖中書令獻之已下書共十卷上令中
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叙其事以賜之舉朝以為榮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二至二百九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許溶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二

錢唐倪濤撰

歴朝書論

金壺記卷下

萬計　唐鍾紹京曰十七帖草書是右軍真跡貞觀中裴業進上太宗詔能搨書僧智辨摹之上賜辨一本令使行於世辨沒僧曇昉得之未嘗輕示於人予知之切就昉求出於萬計數年方獲太宗以草書卷首

有十七日以此為十七帖名

雙絕　天后詔殷仲容題資聖寺額王知敬清禪寺額當時謂之雙絕

碎玉　唐王知敬書如碎玉殘金焉

薛魏　唐魏叔瑜字思瑾善草隸書嘗以筆意傳次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三歲　唐元希聲年三歲善草隸書客有聞而試之公援毫立就動有楷則當時稱為神童焉

四子　懷瓘曰昔文皇帝好書有詔賞虞世南同時有歐陽詢褚遂良陸柬之皆逸氣飄聲唯四子而已

拔茅　懷瓘曰草書狀拔茅連茹上下不斷耳

北面　唐杜審言字必簡善五言詩工書翰嘗謂人曰吾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耳

奇古　唐李漢黄公記曰絳州道士觀有碧石落天尊像者琢石為之其背篆書六百三十九字文是永隆中

孝子李譔為姚建也蹤跡奇古妙絶世傳外物　唐明皇諱隆基親書西嶽碑文刺史徐知仁上言曰親透縑筆寫在香牋隨手生姿入神變態勢如飛動妙絶古今諒得自然豈因外物

真跡　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攻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書石　唐張廷珪工分楷李邕凡撰碑文必請廷珪書之

論筆　唐王維字摩詰弟縉字夏卿二公名望首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縉李邕祖詠張說不得與焉

狂客　賀知章字維摩自號四明狂客

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詩筆唯命報云十紙紙畫語亦畫二十紙三十紙紙畫語亦畫忽有好處與造化爭功非人力所可到也

殘翰　知章書好事者惜其殘翰每紙不過數十字亦

共傳而寶之

鳥飛　知章嘗與張旭游於人間凡見人家廳館好墻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鳥飛雖古之張索不如也然旭過於知章焉

精翰　徐浩字季海唐明皇肅宗時皆以精翰寵遇罕與為比

秋蛇　太宗謂梁蕭子雲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

烜赫　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也凡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烜赫著名帖也

書錢　唐歐陽詢書開元通寶錢合八分篆隸三體其字當時稱工

不寐　歐陽詢因見右軍教獻之書指歸圖一本以三百縑購之而歸賞玩經月喜而不寐焉

勁險　歐陽詢筆力勁險為一時之絕人得尺牘為楷範焉

奴書　歐陽詢曰學而不變謂之奴書

卧觀　歐陽詢因見道傍索靖碑初唾之而去後復來觀玩無已於是鋪氊卧其下觀三日方去

武庫　歐陽詢書如武庫之森森然高麗國甚重其書遣求之高祖嘗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蠻夷也

如意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

剛柔　唐張懐瓘論歐虞書虞則内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而以虞書為優

力敵　張懷瓘曰歐之與虞可謂氣均而力敵亦猶韓盧追東郭之㕙也

竹箭　虞世南字伯施書如東南竹箭之美

一絶　虞世南太宗稱有五絶詩翰居其一焉又宋令文有三絶書居其一焉

吞筆　虞世南曰余昔夢吞筆後夢張芝指爲一道字方悟其書也

蟲書　虞世南曰謂行書如蟲網絡壁勁而復虛耳

若綸　虞世南曰凡書若輪之蟻行而不斷

游絲　虞世南曰凡行書如空中游絲斷而復續

姸捷　唐裴行儉字守約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姸捷者余及世南耳

姸力　唐許圓師曰魏晉已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力而少姸子敬姸而少力

藻翰　唐房喬字元齡工書圖形於凌煙閣賛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

得薛　褚遂良書跡競貨於市有買者因得薛稷書時人謂曰買褚得薛亦不落節葢薛師於褚也

金價　唐孔若思有人賫褚遂良書迹數卷遺若思唯受其一卷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黄金何不盡取若思曰價若比金此亦已為多矣

五千　褚遂良問虞世南曰隋僧智永書何如世南答曰其書一字而直五千豈可學也

僕隷　懐瓘曰羊欣居草書之列為僕隷焉

華實　懷瓘謂篆籀為實草隸為華精窮於實者籀斯妙極於華者羲獻

紫煙　懷瓘隸書賛曰乍發紅焰旋凝紫煙

流霧　懷瓘飛白賛曰淺若流霧濃如屯雲

雲虹　懷瓘行書賛曰雲虹照爛

隸捷　懷瓘曰章草即隸之捷者也

合道　懷瓘曰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徵其合乎道

秀傑　懷瓘曰子敬歿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隷體相尚靈運尤為秀傑

嵇草　懷瓘曰因得叔夜草絶交書一紙有人以逸少書兩紙易之惜而不與後於李造處見嵇全書方知嵇公生平氣宇若與面焉

如馬　懷瓘曰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如之

書困　懷瓘曰以濃墨為華者書之困也

疎密　懷瓘曰書者猶人相知始疎而終密則大同始密而終疎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澹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覩肥滿則恱心谿目亦猶鄭衛之在聽焉

朶雲　唐韋陟署名如五朶雲

三昧　唐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

書墻　懷素時或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無不書之

芭蕉　懷素貧無紙甞於里地種芭蕉萬餘株以供其揮灑焉

醉僧　懷素嗜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凡一日九醉時人謂之醉僧書

漆盤　懷素甞書紙不足乃漆一盤又漆一方版揮盤洗版後皆穿穴

孤蓬　懷素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鄔彤受其筆法鄔曰昔張旭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

余師而為書故得奇怪素不復對但連叫數十聲曰

得之矣

夏雲　顏真卿問懷素曰師於草書莫有所得否對曰

貧道觀夏雲多奇峰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復見辟折

之路一一自然顏曰草聖之妙代不乏人可謂聞所

未聞之旨也

藏真　唐陸羽字鴻漸撰懷素傳曰師揮纁灑縞莫知

其數得非名懷素也凡人真書則藏其草草則藏其

真得非字藏真耶

皮膚　陸羽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顔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識君子以徐得右軍皮膚眉目也所以似之顔得右軍筋骨心髓也

如斗　唐李白字太白贈懷素歌曰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

霧散　李白從弟令問嘗目白曰兄心肝五藏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

碧落　唐李陽氷見碧落像篆歎異服膺卧於像下旬日卒不得其影響大熱中以椎椎之今有損處若拳者李譔自書世謂碧落碑

龍虎　李陽氷篆如龍如虎雨集風馳識者謂之蒼頡後身

字寶　唐舒元輿志陽氷篆曰直見天上以字寶瑞吾

唐矣

玉筯　舒元輿曰秦丞相李斯變頡籀文為玉筯篆體

篆室　李陽氷弱冠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李

斯相見

六幅　舒元輿曰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氷真跡遺在

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家堂上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

若屈鐵石陷入室壁焉

筆虎　李陽氷尤精書學其豪駿墨勁當時人謂之筆

虎

百字　李陽氷曰凡用筆惟己自持勿傳他手其書與來不過百字

布碁　李陽氷曰夫點不變謂之布碁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

四龍　唐張從申弟從師從儀從約書皆得右軍之風規謂之四龍

意態　唐竇永字靈長字格曰意態者回翔動靜厥趣

相隨

枯槁　竇永字格曰枯槁者欲北還南氣脉斷絶

老成　竇永謂阮研書筆有老成

古劒　唐呂揔評李陽氷書如古劒倚物力有萬夫秦斯之後唯一人而已

雪柏　呂揔曰薛稷書如風驚苑花雪惹山柏

蟲木　呂揔曰韋陟書如蟲穿古木鳥踏芳枝

三峯　呂揔曰李邕書如華岳三峯黄河一曲

花萼　呂摠曰顔真卿書如神劍摧鋒仙花發萼

霜秋　呂摠曰鄭虔書如風偪霜秋霞催月上

淵月　呂摠曰闗操書如淵月沈珠露花濯錦

揚鷗　呂摠曰賴文雅書如騰沙鬱霧飛浪揚鷗

新意　呂摠曰張懐瓘書如舊跡繼出新意頗多

走兎　呂摠曰鄔彤書如寒林棲鴉平岡走兎

龍潛　呂摠曰陸曾書如驚波魚躍淵水龍潛

春鷺　呂摠曰沈益書如春鷺窺波秋蛇赴穴

萬變　呂摠曰釋懷素書如拔毫一揮隨手萬變又李陽氷志於古篆殆三十載隨手萬變任心有成

枯松　唐陸贄論書曰直若枯松曲如壯鐵

爭名　唐劉禹錫字夢得論書曰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

曲藝　唐白居易字樂天謂書者曲藝也

鷙鸞　樂天謂鷙鸞反鵲並為書勢

鐵索　韓愈字退之石鼓歌曰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

躍水龍騰梭

俗書　退之石鼓歌曰羲之俗書趂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

旭心　僧高閑學張旭草書韓退之序送云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

筆諫　唐柳公權字誠懸穆宗即位入奏事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為之改容知其筆

諫也

三朝　柳公權歴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

侍書　柳公權兄公綽在太原致書於宰相李宗閔曰家弟苦心詞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

一家　柳公權初學王書徧閲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

不孝　當時公卿大夫家碑版不得公權手筆者以為

不孝

柳書　外夷入貢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六體　柳公權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

殿壁　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表五學士皆屬續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詞清意足不可多讀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嘗覩之

歎曰使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捧硯　公權轉少師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元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字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彩瓶盤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之

圖書　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書勲戚家碑歲積

巨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滕如故其器已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盃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圖書筆硯自扃鐍之

行筆　柳仲郢公綽之子節九經三史魏晉已下南北史分門上下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行筆

精絶　李賀字長吉其手筆精絶

密指　盧肇書旨曰虛掌密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閡焉

鵲勢　唐李商隱字義山啟謝人書碑曰躍商野之魚形起雕陵之鵲勢

袖迹　唐裴休字公美早肄業於河内後登顯位建寺於彼名為北成寺後授太原節鎮經由是寺寺僧粉辟陳筆硯侯公親題之公神色自若以衣袖揾墨而書之其跡遒健及歸侍婢訝其沾渥公曰比以代筆

來

書巖　唐末桂州草書巖僧雲崄學羲之書曾居於此

書淫　前蜀王氏朝偽相王鍇字鱣祥家藏書二千卷一一皆親迹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檐子内寫書書法尤謹近代書字之淫者也

爪跡　偽蜀士人馮偘能書得二王之法然以二指揞管而書每故筆必二爪跡可深二三分斯書札之異也

跎跁　偽唐李建勳有詩一絕送八分書與友曰跎跁為詩跎跁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

二篆　宋徐鉉字鼎臣陳彭年撰公集序曰六書之藝少而留心二篆之蹤老而盡妙

稱絕　李至楊徽之張洎祭徐公文曰篆籀稱絕典謨得體

五筆　賈𢐀夢人求易其頭明朝不覺人見悉驚走𢐀

自陳乃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足幷口齊奮五筆書成文詞各異焉

偃波　虞摯曰尚書臺召人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漢用尺一之簡是也

穴硯　古人有學書於人者居山數年自以其藝成遂辭而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人及至山下絶無所付人其篋封題亦甚不密乃啟之皆磨穴諸硯僅十枚此人方知其師夙昔之所用也乃返山服膺

至白首方畢其藝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唐李義山與柳公權書曰白首何人墨池誰子此之謂也

尺素　文選古詩曰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古人葢多書於絹也

袖字　文選詩曰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竹素　文選注曰古人所用書之者也

鶴頭　文選注曰古者用鶴頭書版以招隱士

噴墨　神仙傳曰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其字竟紙各有

意義

花篆　河東山胥所作

巧拙　時人咸曰兎毫無優劣人手有巧拙

雲脚　帝王七聖記曰題崑崙室字方一丈其體四合垂芒雲脚書秦有刻符書有雲脚體李斯趙高並善之用題印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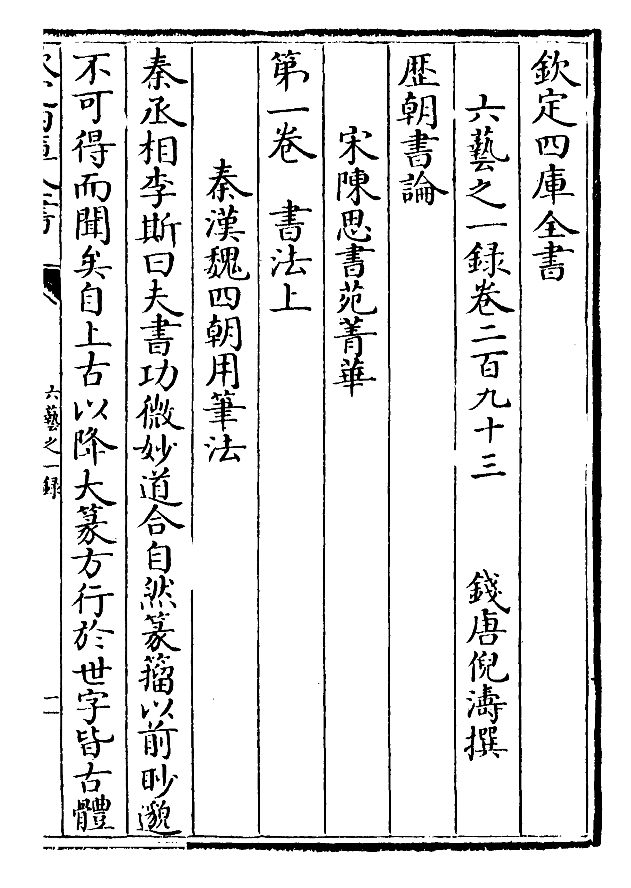
蹲鴟　書法曰點之法如大石當衢或似蹲鴟或如爪子焉

柱烏　書法曰立人之法如烏存柱上

將軍　凡書乃文翰之將軍也直宜持重

蠆尾　書論曰蠆尾勢者謂駐鋒後趯也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二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三　　錢唐倪濤撰

歴朝書論

宋陳思書苑菁華

第一卷　書法上

秦漢魏四朝用筆法

秦丞相李斯曰夫書功微妙道合自然篆籀以前眇邈不可得而聞矣自上古以降大篆方行於世字皆古體

莫測其文古遠賢哲不能詳辨斯遂删其繁宂取其合
宜麥為小篆尚未顯達其後因程氏翻隷至於鬼神夜
哭狡兎投江自兹相効而乃興焉夫書非但裹結流快
終藉筆力遒勁蒙恬造筆經猶用簡畧變通斯意曰若
能用筆當自流美夫用筆之法先急廻後疾下如鷹望
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
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此理當自見矣
後刻諸名山碑篆玉璽及銅人斯之下筆趦高以下咸

見伏馬斯書聖功紀石云吾死後九百四十年間當有一人代吾迹焉

前漢相國蕭何深善筆理與張子房陳隱等論用筆之道夫書勢法猶若登陣變通並在腕前文武遺於筆下出没須有倚伏開闔籍於陰陽每欲書字諭如下營穩思審之方可用筆且筆者心也墨者手也書者意也依此行之自然妙矣何為前殿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水何更禿筆書常自為之

後漢蔡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内得素書八角垂芒文似篆籒寫李斯史籒等用筆勢喈得之不食三日唯大叫歡喜若對十人喈遂讀誦三年妙達其理用筆特異漢代善書者咸稱異焉喈乃操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歎羡不及復如會稽作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懐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兎豪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静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思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為書之體須知其形

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
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强弩之末若水火若雲霧若
日月縱横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
魏鍾繇少時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還與太祖邯
鄲淳韋誕孫子荆關枇把等議用筆法繇忽見蔡伯喈
筆法於韋誕坐上若求不與自捶胸三日其胸盡青因
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乃活及誕死繇陰令人盜開
其墓遂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

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豈知用筆而為佳也故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死乃從囊中出以授其子會論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讀他法未終盡後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繇解三色書然最妙者八分也點如山摧陷擿如雨驟纖如絲輕重如雲霧去若鳴鳳之遊雲漢來若游女之入花林燦燦分明遥遥遠映者矣

晉衛夫人筆陣圖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末缺數句今補於後

遂成書爾時年五十有三誠恐風燭奄及聊

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千金勿傳

王右軍筆陣圖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墨池編作王羲之書論

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并序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唐虞世南筆髓論

已見二百七十二卷　第七段契妙首缺數句今補於後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虚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則冲和之謂也下方接然

則字雖有質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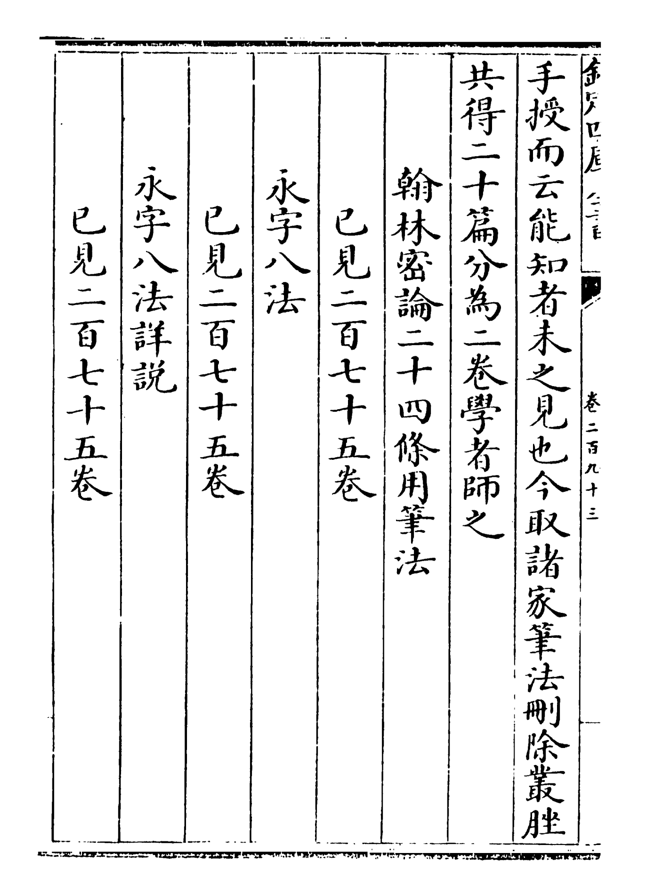
第二卷　書法下

叙筆法

學書之初執筆為最蓋明位置點畫便於墨道也須其良師口授天性自悟縱横落紙筆無虛發即能專成其勢大約虛掌實指平腕竪鋒意在筆前鋒後畫内心想字形輕重斜正各得其趣切須襟懷沉静自然思過半矣待其功成即轉勢訣殊不可捐横寫様輕自取拙若

稿行雜體掇筆往來懸管自在但取體勢雄壯不可拘其小節若畏懼生疑否臧不決運用迷於筆前振動惑於手下師心固乎獨見弟子執其寡聞恥請問於智人忌藝能之勝己若欲造玄未之有也禁經云有攻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攻神彩不變兼此二事然後得齊古人之景氣又云第一識勢第二裹束三者兼備然後為書苟守一途即為未得張懷瓘云揖讓禮樂獻不及羲風神散逸羲不及獻證之於書籍其神彩也李嗣真云

今之馳騖去聖逾遠徒識方圓而迷點畫猶莊生之嘆盲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唐太宗與漢王元昌褚遂良等皆受之於史陵然褚首師虞後又師史乃謂陵曰此法更不可以教人是其妙處也陸柬之受之於虞世南世南受之於智永皆有體法今人皆不聞師範又自無鑒局雖古蹟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珉以為寶玩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褚河南云良師不遇歲月徒往今之能者時見一班忽不晤者終身瞑目蓋書非口傳



手授而云能知者未之見也今取諸家筆法删除叢脞共得二十篇分為二卷學者師之

翰林密論二十四條用筆法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永字八法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永字八法詳說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唐張懷瓘論用筆十法

已見前翰林密論末缺後一段補錄於後

凡書通則變者則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至於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是書中得仙手皆得法後自變其體以傳後世故俱得其名也皆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奴書終非自立之體是書家之大要又筆意云書學之難神

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而言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遺情書不忘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也

翰墨林禁經九生法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唐歐陽詢八法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第三卷　書勢　書狀　書體　書旨

晉衛恒著四體書傳并書勢

已見二百六十七卷

索靖叙草書勢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晉中書令王珉行書狀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梁武帝草書狀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韋續纂　五十六種書并序

已見二百六十七卷書體内序云文字生焉下落數句今補録於後　所謂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依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以代結繩之政也故字有六文一曰象形日月是也二曰指事上下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下接又曰字有五易

晉成公綏隸書體

已見一百七十二卷

唐虞世南書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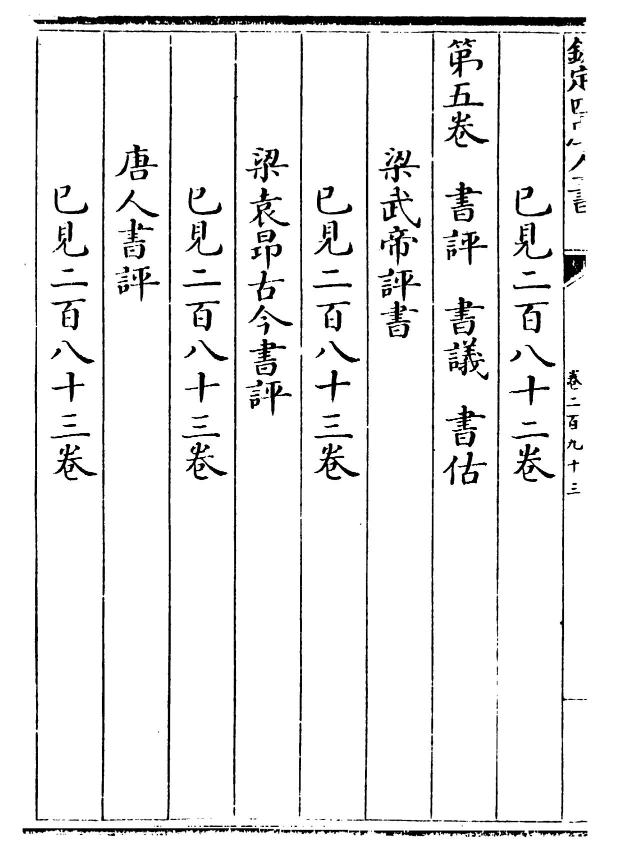
已見二百七十二卷

第四卷 書品

梁庾肩吾書品

已見二百八十二卷

唐李嗣眞書後品



已見二百八十二卷

第五卷 書評 書議 書估

梁武帝評書

已見二百八十三卷

梁袁昂古今書評

已見二百八十三卷

唐人書評

已見二百八十三卷

唐呂總續書評
已見二百八十三卷
唐張懷瓘書議
已見二百八十四卷
唐張懷瓘書估
已見二百八十四卷
第六卷　書斷
唐張懷瓘十體書斷

已見書體及二百八十二卷

第七卷　書錄

唐張懷瓘二王法書録

詳見三百七十五卷

唐張懷瓘古賢能書録

已見前

唐韋述叙書録

詳見二百七十五卷

唐盧元卿法書録

詳見二百七十五卷

第八卷　書譜　書名

唐孫過庭書譜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古來能書人名 齊王僧虔録宋羊欣所撰者

已見二百八十三卷

傳授筆法人名

已見二百七十五卷

第九卷 書賦

唐竇泉述書賦上 已見二百八十五卷

第十卷

唐竇泉述書賦下 已見二百八十五卷

第十一卷 書論上

後漢趙壹非草書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晉王右軍自論書

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後達解者知其評之不虛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為絕倫其餘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賢僕書次之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式論君不謝平南即右軍叔平南將軍王廙也李式晉侍中

南齊王僧虔論書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梁庾元威論書

已見二百七十二卷

唐徐浩論書

已見二百七十二卷

唐張懷瓘文字論　已見二百七十三卷

第十二卷　書論下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見前一百七十三卷

唐蔡希綜法書論

自余家歷世至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云云

見前二百七十二卷後篇歷引前賢書說亦自有錯綜議論集録者見相同者多遂爾刪去大失蔡氏之旨矣今補録於後

衛夫人筆陣圖云夫三端之妙莫先用筆昔

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哂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近代已來多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夫書匪獨貴調端周正先藉其筆力始其作也須急回疾下鷹視鵰逝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乘風高下恣情流轉無碍蔡中郎云欲書先適意任情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之毫不能佳也次須正坐靜慮隨意所擬言不

出口氣不再息則無不善矣凡欲結構未可

虛發皆須象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木若

山若樹若雲若霧縱横有托運用合度可謂

之書昔鍾繇與胡昭俱能為行押書繇初師

劉德昇後傳蔡邕筆法由是學之致妙臨終

於囊中出授子會曰吾精思三十餘載行坐

未嘗忘此常讀他書未能終盡惟學其字每

見萬數悉書象之若止息一處則畫其地周

廣數步若在寢息則畫其被皆為之穿其用功如此右軍云夫書之為取類非一故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帥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颼筆之次吉凶兆之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静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

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繇
外甥也吒之翼遂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蹟
每畫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為之
由此而成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
遂獲此法審此而行用筆之理明矣右軍云
若作點必須懸手而為之若作波折而傷曳
忽一點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畫失所如
壯士之折一股可謂難矣每字皆須骨氣雄

強爽爽然有飛動之態曲折之狀如鋼鐵為鉤牽掣之蹤若勁針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為者客也既搆筋力然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卷舒如林花開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故何延之云右軍書蘭亭每字皆搆別體蓋其理也時議多之右軍每歎曰夫書者玄妙之伎自非達人君子不可與

談斯道右軍之蹟流行於代衆矣就中蘭亭序黃庭經太師箴樂毅論大雅吟東方先生畫賛文咸遇得其精妙故陶隱居云右軍此數帖皆筆力鮮媚紙墨精新不可復得右軍亦自訝焉或他日更書無復似者乃歎而言曰此神助耳何吾力能致又云吾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過江遊諸名山見李斯曹喜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

經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於是遂改本師學於衆碑焉是知學成非一師之能致非好奇博藝之士不能存知予頃嘗為一體書賦亦畧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鉤連意莫令斷仍須簡畧為尚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筆意圓規最妙其有誤

發不可再摹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遥擲其勢猶高峯墜石又下筆意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實然則施於草跡亦須時時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於戲毫張伯英偏工於章草代莫過之每與人書下筆必為楷則云忽忽不暇草書何者若不以静思閑雅發於中慮則失其妙用矣以

此言之草法尤難仲將每見伯英書稱為草聖衛瓘索靖俱效於張亦各得其妙議者以為衛得伯英之筋索得伯英之肉漢魏以來章法彌盛晉世右軍特出不羣能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創立制度謂之新草今傳十七帖是也子敬已來學者雖各擅其美故亦抑之遠矣邇來率府長史張旭卓然孤立聲被寰中意象之奇仍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

內彌更減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氣象是為天縱又東興之後方肆筆或施於壁或札於屏則羣象自形有若飛動議者以為張公亦小王之再出也旭常云或問書之妙何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變通適懷縱合規矩其次紙筆精佳五

者備矣然後能齊古人僕嘗聞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思所以久不悟後因閲江島間平沙細地令人欲書復偶一利鋒便取書之嶮勁明麗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葢草正用筆悉欲令筆鋒透過紙背用筆如畫沙印泥則成功極致自然其蹟可得齊於古人又崔長史云其為書也推意結字以斷天下之疑埀萌示象以絶天下之惑山川草木反覆於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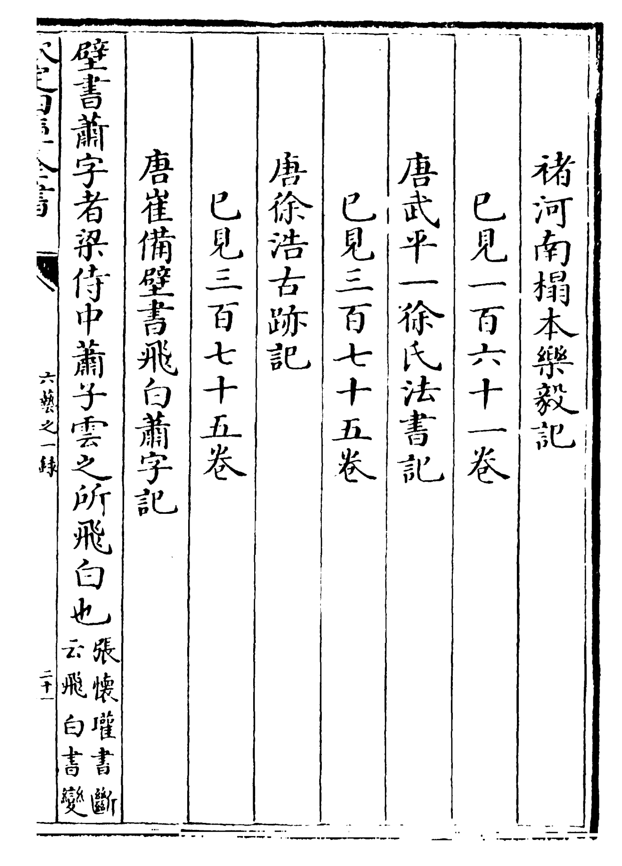
紙之間日月星辰迴環於尺牘之上漢光武以中興之主急在安人乃至去山林池禦之官廢馳騁田獵之事其以賜萬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也靈帝時中郎伯喈碩學多聞經籍去聖既久俗學多訛求正定六經靈帝許之遂令伯喈丹書於碑使工鐫刻於時晚儒後學咸取正焉觀視摹寫車乘填陌豈惟一臺推妙十部稱賢而已哉古之君子夙

夜强學不寶尺璧而重寸陰或緝柳編蒲或
聚螢映雪寢食靡暇冀其業廣匪直禄取一
朝故亦譽流十祀勉旃為之

唐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

第十三卷　書記

唐何延之蘭亭記
已見一百四十七卷



褚河南搨本樂毅記

已見一百六十一卷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已見三百七十五卷

唐徐浩古跡記

已見三百七十五卷

唐崔備壁書飛白蕭字記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張懷瓘書斷云飛白書變

揩制也宫殿題著勢大則徑丈字宜輕微不滿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建業佛寺置之南徐官舍亟以屋壁俯瞰坐隅及晉公入贊廟謨啟於私第朱方官吏俟其代者完葺舊府圬墁故堂以壁字昏蒙方以堊掃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為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自護壁書施掲於下耽玩研味略無已時士舉重焉紿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為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盛閱圖書以示僚友士舉

方以壁字言於座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
羊欣蕭綸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爾當自
持去李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法士
畫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吴負來士舉於道病
卒向若李君不閱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即壁字為朽壞
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跡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
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
圜卷側掠體法備焉信衆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

飛白書起於蔡中郎（蔡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蕭子良撰古今書體云飛白書熹平年飾治鴻都門於時蔡邕方撰聖皇篇）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為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惟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間竟無傾圮俾後之傳授似陰有保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覩妙跡感其將壞之壤晉公出之方絕之跡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

唐張弘靖蕭齋記

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以筆勢驚絶遂匣而寶之其遇之之由則君之贊序與崔監察備論之詳矣君與字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瞻玩藏置之宜謂箱櫝臨視不時又有緘啟動揺之變遂特建精舍閤列於垣復本書之意得遥覩之矣寂對虛牖勢若飛驚雖烟霧交飛龍鸞縈動輕旆翻揚微雲卷舒不能狀也李君以至行雅操著名當時逍遥

道樞脫落榮利識洞物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餘特精楷隸所得魏晉已降名書秘跡多矣以不越於尺素之間未為殊珍也㳟壁字奇蹤乃為希寶意象所得非常域也故異而室之文而志之夫蕭之為言也切然而清於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於此字俱傳矣

唐權德輿太宗文皇帝飛白書記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貞觀十六年荅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主未嘗不虛己以

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正九有清謐此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示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為動神機縱天辨不若凝旒虛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答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録具載其事有都官郎中竇泉者博古尚藝貞元初得之人間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工為篆隸八分諸書其家寶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齋薦於宮師因出以示予

乃整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造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緲鴻翥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絶藝又以見哲王之餘裕圖書之逸品也

唐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歴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

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書得其依據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第十四卷　書表　書啟

後魏江式論書表

已見二百六十七卷書體

梁虞龢論書表

已見前

南齊王僧虔答太祖論書啟

僧虔啟恩眷罔已賜來古迹十一帙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輒率短見并述舊聞

具如別牋民間所有帙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奉別目

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皇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上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

梁蕭子雲論書啓

已見二百七十二卷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梁武帝答書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

梁武帝答隱居論書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第十五卷　書啓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

梁武帝答陶隱居書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

梁武帝答書

陶隱居論書啟

已見二百七十一卷

梁簡文帝答江東王上王羲之書啟

見前二百九十卷

梁元帝上東宫古跡啓

見前二百九十卷

梁庾肩吾謝東宫古跡啓

見前二百九十卷

梁顧野王上玉篇啓

昔者庖犧始成八卦暨乎蒼頡肇造六文政罷結繩教興書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由來尚矣爰至玄龜龍馬負河洛之圖赤雀黄鱗標受終之命鳳羽為字掌理成

書豈但人功亦由天授故能傳流典鈎深至賾揚顯
聖謨耀光洪範文遺百代則禮樂可知驛宣萬里則心
言可述授民軌物則懸方象魏興功命衆則誓感師旅
律存三尺政仰八成聽稱責於附別執士師於兩造勒
功名於鍾鼎頌美德於神祇故百官以治而萬民以察
雕金鏤玉升崧岱而告平汗簡裁緗寫憲章而授政莫
不以版牘施之經緯文字表於無窮者矣所以垂帷閉
户而覩遐年之世藏形晦跡而識遠方之風遵覽篆素

以測九垓則靡差分寸詳觀記録以游八裔則不謬毫氂鑒水鏡於往謨遺元龜於今體仰瞻景行式備昔文戒慎荒邪用存古典設教施法無以踰茲經世治俗豈先乎此但微言既絶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競開異議六書八體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家所談差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疑惑猥承明命預纘過庭總會衆篇校讐羣籍以成一家之製文字之訓備矣而學慙精博聞見尤寡才非通

敏辭理彌蹟既謬先蹤且乖聖旨謹當端笏擁篲以俟

嘉猷

啟竊聞兩儀俶啟九皇始君情性初動有巢肇制三聖代立十紀遞興龍牒浮河龜書起洛八卦既陳六爻攸叙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於精課源妙求其本始末學敷淺誠所未詳雖復研考六經校讐百氏殊非庸菲所能予奪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皇馭寓膺籙受圖德尚昊軒功超媯姒妙通廣運乃聖乃神經天曰

文止戈為武百工維理庶績咸熙勸以九歌攜之八柄修文德以來要服舞干戚以格有苗是故仁風所扇九服蒙靈正朔可頒四荒懷德取衣雒樹則肅慎識受命之興臾波海水則越裳知聖人之德豈但中和樂職近播岷峨德廣所覃旁流江漢殿下天縱岳峙叡哲淵凝三善自然匪須勤學六行前哲寧以勞喻是以聲覃八表譽浹九垓規範百司陶鈞萬品猶復留心圖籍俛情篆素糾先民之積繆振往古之重疑簡冊所傳莫令比

盛野王沾濡聖道沐浴康衢不揆愚淺妄陳狂狷徒夢收腸終當覆瓿空思朱墨懼必無傳悚悖交心罔知攸措謹啟

唐李嶠為鳳閣侍郎王方慶上書法牋

臣某言奉墨敕令臣家所有書法並將進來但臣家書法屬隋季亂離並多墜失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文武皇帝購求遺跡臣亡父先臣弘直并將奉進一不敢留今之所存唯有一

卷并臣十一代祖導已下書一帙十卷謹隨狀進上但臣弓治不嗣堂構缺然雖奉納楹多逢壞壁亡失之外所餘無幾私珍緹襲方遺子孫不謂兩曜迴光九霄俯聽曲延採拾遂登旒扆使千載遺寶重增於光價九泉深隧更奉於恩渥寵被私門榮沾異代懷恩慕遠感佩兼深臣方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為納言姚𤪌等謝御賜飛白書戕表　前人

臣𤪌等言今月十一日侍宴蒙恩作飛白書題臣等名

字畫賜跪承寶貺仰戴瓊文如披七曜之圖似發五神之撿九霄靈澤與垂露而同霑千載嘉祥共廻鸞而並集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而孤騫渺乎若遊霧之拂春林靄乎似輕雲之上秋漢頡皇之始模蟲篆未足多奇劉后之嘗學史書孰云能擬固已工踰懸帳妙盡刻符鍾繇竭力而難比伯英絕筋而不逮則知乃神乃聖包衆智而同歸多藝多材總羣方而兼善諒天機之獨運豈凡識之能窺臣等才埒瓶筲任叨衡石器滿之誡每

切於愚心棟隆之吉實慙於明代而天慈曲奬聖造不遺厚禄尊官既殫恩而極寵良辰美景又申歡而接讌慶方行而已及澤大溥而先加殊恩與骨肉等深縟禮共衣冠相絶今復親陪睿賞特流宸翰嬴氏之魂游天上未比超昇闕生之名在月中詎方遐邈昔者韓稜深溥肇蒙於署劒田鳳名流僅聞於題柱未有芝英草聖近縟於絲箋合璧連珠俯光於掌握在臣叨忝獨冠古今方且示彼記言傳諸貽訓表一人之殊寵留百代之

榮觀手舞足蹈徒申踴躍之心摩頂至踵豈答生成之施無任欣戴之至謹詣闕奉表陳謝以聞

為王相公請改六書牋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兩儀定位法象必在於區分百物正名稱謂不可以相奪然則當至公之運勿用於權處大朴之辰宜循其本臣竊見周官保氏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夫假借者本無其字假用音者也昔伏羲氏仰觀法於天俯觀法

於地爰造書契是生文籍夫書者著也篆者傳也所以
昭著誓言傳之不朽推意結字斷天下之疑垂萌示象
紀天下之德安可穿鑿音韻假濫言詞者哉自史籀篇
亡李斯簡脫古文有數物類難周魯共王壞孔子之宅
河内女子毀老䏶之家而屋壁之餘門庭葢尠敬侯所
寫凋訛於正始之間汲冢所開散落於太原之際由是
後儒晚學若音訓之繁者生故老嗟異同之雜下兼案
牘旁洎質劑聽受施行莫能見曉規摹典憲於何取則

不有釐改孰導羣疑當今受神冊鑄寶鼎封禪之隆固
將九皇比德文章之盛豈直三代同風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臣比伏見御筆前後所製新字等神功開合天地
盤旋於筆端玄造運行日月相望於紙上玉牒石記無
以校其幽深河圖洛書不能方其麗則臣幸承皇訓親
沐聖猷竊東國一札之文奉西京七言之詠劉德之陳
雅樂雖未澄心劉儻之學史書頗嘗留目輙欲循環睿
旨罄竭蒙情凡所借音並加新字將令分有一定無汨

於源流理有萬殊各隨其事業以此化俗佇微益於毫釐以此教人倘不慚於景響伏乞上玄畀聽至道曲成矜此庸愚霈然聽許臣即望以類撰綴隨了進呈輕觸冕旒不勝惶惕之至

書判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同

對　　左光嗣

去聖久遠微言已絶求之湻儒存諸詁訓陳吳悏之青簡恐悞當時許蔡邕之丹書將傳後學況秘緯有府寫書置官傭計長工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罔齊於疾徐覽之繁文豈將鳥以觀迹率其大較乃非人之掣肘惟甲斯篆非罪勿籍

對同前　　裴騰

底禄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游學劾於文字工彼汗簡嘗觀太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

之筆徵乎考績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將而不及寧使微言有絶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豈多言而獲免

對同前　張巡

甲揩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巳盈裾計日不移無慭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務於五車徒見司於雙

管以是會意雖則摩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薄訢將候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對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寘麒麟之閣而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羲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效先則窮其狀蹟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薄訴須緘縢

口之訟方入噬膚之獄

對同前　王釗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賤職工寫為務理宜不僣於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辨於當時鉛黄罔施於學校罪自掇也刑則何逃然而紙類以難易論功系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或須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方申大小之辜

對同前

八卦交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跡遂成模揩開汲郡之冡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篇因多墜簡惟甲婆娑玉府掌握銀鉤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晷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精不匱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為業因題而變華髮自後而絶鄉黨以

墜業擯逐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為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良存甲絶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丈之宏模績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即擅一臺越市推珍還標五字諒無隕於前構俾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聞鮮克屬以功開揆日翥偃蹇之雕甍號起凌雲結曈曨之畫閣式題飛榜方呈鵠返之書坐陟雲梯遂

變武貢之髮蔆花鏡裏非復青顔薤葉風前俄隨素業垂堂取誡誡欲謹身良冶遽捐其如棄訓撫韋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深違祖述永言卬首難忘懐土之心浩意家聲宜復懸針之藝

學書判

丁學盤盂書庚相為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衆庚或正之丁云以此報德

對　　郭立

丁本諸生弱齡有志操觚游藝負笈從師服膺孔甲之書留心田蚡之業精窮小學聲洽大成庚有親仁之風乃思延譽之美為遊揚於左右得推擇於簪裾不以引重之恩而忘奏舉之意眷言報德在此奉公韓厥之故事非遥郤詵之前蹤可襲行諸則仰推故典止之則未識通方自得盡忠之規何聽無稽之說

對同前　　員狎

學貴博通九流異軫書稱秘奥四部攸藏必温故而知

新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罔倦考古斯多精孔甲之書

方求並仕獲鄭莊之薦終聞推轂登朝有譽常懷報德

之心司敗在官遂致無私之罰此乃韓厥之舉卻詵其

人旌國史而無慙訪朝英而罕輩彼或止者何其小哉

請息挽弩之言以錫乘車之寶

傭書判

甲居道周以傭書自業乙侮之折篚以笞其背甲告他

物毆人

對　　李休烈

士生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槧求工道既多門藝非一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遊且託桑榆之蔭傭書自給道有類於班超因侮見笞罪方均於甯越汗簡之貴既不見稱折箠之尤理宜從譴

對同前　　鄭少微

禮訓成俗負販有尊明義在躬德威不侮講學修業固無取於篳耕興藝輔仁事必資於善誘而由衷靡及旁

押是崇疑宼子之引肘類徒人之袒背議諸私室雖一

扶之何傷列在公庭抵三尺而誰咎他物所擊法所難

逃

丹書判

甲以經多謬自丹書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其觀

及摹寫者日千餘人兩京尹以其聚衆啓之訴稱有故

對　　李希定

去聖久遠微言將絶人用其私各安所見闕文不及大

義已乖非有獨見之明誰解僻儒之患甲總衆六藝研精百代紙繆必考朱紫斯分既祖述於魯儒升我堂矣自光揚於漢䇿職爾之由竹簡之書且或朽蠧金碑之字道玆鐫刻魏文典論豈列鴻都楊子玄經虛傳麟閣觀者如堵且聞紙貴將萬古之不刋於千兩而何有京尹之罰其或病諸既無索於杜李庶息威於甯越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三